

我们是在艺术之路上朝圣的新丁，我们癫狂，我们神秘，我们桀骜，我们特立独行。你可以赞许，也可以冷观；你可以仰慕，也可以鄙夷，但是，我们会依旧执著前行，义无反顾。

# 理想国的小小岛

葆卿◎著



 华文出版社

我们是在艺术之路上朝圣的新丁，我们颇狂，我们神秘，我们桀骜，我们特立独行。你可以赞许，也可以冷观；你可以仰慕，也可以鄙夷，但是，我们会依旧执著前行，义无反顾。

# 理想国的小小岛

葆卿◎著



 华文出版社

哎，我又来了。

我身背画板，手拖行李箱踏出北京站，脑子里的第一感觉——七月的北京城像我家楼下的锅炉房，不把谁烤焦了不肯罢休！

对于我这个从小生活在东北的丫头来说，什么时候受过这份热啊。我抹了把汗，抬头看看天上，太阳正在极度招摇地放射着自己的能量，她瞪大眼睛，撇着嘴，操一口京片子对我说，“哼！你丫知道厉害了吧。”我赶紧低下头，拉拉帽檐，在这炎炎烈日下逃向地铁口。

北京的夏天太热了，要不是向往理想的天国，就是派偶像谢霆锋来请我，我也不在这个太阳喜欢发怒的地方生活。想到家里的那群狐朋狗友，不是摇着小扇子游湖，就是在清凉的江水里嬉戏，我就恨到肠断。可是，谁让咱在这个大家都捧着大学录取通知书，肆意放纵的快乐时刻，一狠心复读了呢。热呀，苦呀，都得合在一起忍下来。

其实，在我们这些打算考中央美术学院的人当中，早有“一年是蒙，两年是撞，三年四年是正常”的说法，复读也不是什么新鲜事儿。只是多考一年就多一年

辛苦。可为了心中的圣殿，大多数人觉得这辛苦付出的——值！

现在我成了这个赶考大部队中的一员，心中的感觉也的确不好形容。失落？奋发？大概都有那么一点点吧。要不我怎么也学会这一声长叹了呢。

复读生活在这七月流火的日子开始，我像被绑上了运载火箭，“咻”的一下，穿越了一重又一重的喜怒哀乐。太多的事情在我还来不及思考时发生了，但是，人生就像莫文蔚唱的，“越不想怎样就越会怎样”，我这次偏偏遇上了一群极为另类的伙伴，他们像我一样，是些不明所以又心高气傲的小小鸟儿，用美丽的翅膀编织着青春岁月里那些光怪陆离的故事……

## 引 言

## 第一章 画室里的我们

1. 飞来的“画怨” / 003
2. 掩饰内心的伤感 / 005
3. 让她记下这个教训 / 008
4. 由眼泪“收汁” / 011
5. 猪头的幸福日记 / 014
6. 凡·高的原版画册与鞋垫 / 016
7. 相识在雨中 / 018
8. 分我一半孤寂吧 / 022
9. 只要能安心画画就好 / 026
10. 把座位还给我 / 028
11. 借着酒劲呜呜哭 / 032
12. 超级“皇太女”来了 / 034
13. 谅解这个新画友 / 036

## 第二章 左手友情右手爱

1. 相遇王府井步行街 / 043
2. 为了“央美”的选择 / 045
3. 顾不了日后那么多 / 051

# 目录

- 4. 知音，才最最知心 / 056
- 5. 颓废气质中的美感 / 062
- 6. 物质与才艺的潜台词 / 066
- 7. 爱，很无奈 / 069
- 8. 暴力解决你 / 071
- 9. 该走的人走了 / 074
- 10. Hotel California 的旋律 / 078

## 第三章 向美院飞奔

- 1. 在中国美术馆仰视大师 / 085
- 2. 画到了那份上High着呢 / 088
- 3. 元旦假日的奔突 / 090
- 4. 向金城武学习 / 097
- 5. 潇洒玩一回 / 099
- 6. 站在艺市的角度冷眼看 / 103
- 7. 朝我们“设计”这边靠拢 / 105
- 8. 麦当劳里过除夕 / 109
- 9. 老子今年一定要考上央美 / 111
- 10. 遇见“大师”手指 / 113
- 11. 我对你的不幸深表同情 / 121
- 12. 夙愿已偿 / 132

## 画室里的我们

### chapter 01

“心不宁，则画乱；神不定，则笔拙。”向中央美院这个最高目标攀登，容不得我们内心纷乱如麻。可你还给我惹出这么多事非，难道你就不明白，在这一寸光阴一寸金的时候，面对她的中伤我是饮泪装欢，心里十分痛苦。你要是不好好赔个不是，我就再也不理你了！

穿过色彩的迷雾  
我挥手  
涂抹青春的格调  
梦想与忧伤  
蘸着一缕缕阳光  
描摹  
身边的风景

## 1. 飞来的“画怨”

如果说影响比尔·盖茨心情好坏的是股市的表情，影响我心情好坏的就是我们画室超级霹雳无敌的“冷面杀手”老师的表情。

昨天，他平日里快拉到腮边的嘴角，竟然在看了我的画之后奇迹般的向上弯了弯，而且还伴随了一个据说叫点头的动作。这使我顿时如蒙圣恩喜不自胜，得意的心情直到今天早上还飘在空中没落下来呢。我怀着把那幅画搞成名垂青史经典大作的豪情壮志，迈着轻松愉快的步子向画室开进了。可让我料想不到的是，好心情马上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，那感觉如同从千里云层“叭叽”一下跌到了地上。

我的手还没推开画室的门，就从门玻璃上瞥见蒲小婉匆匆扔掉手中的画笔，十分迅速地从我的座位上站起来。她在干什么？我心头一紧，五脏六腑立刻缩作了一团。嘭当！我急速地推门进去，她慌张地坐回自己的位置，低下头假装画画。

我的目光在自己的画上只停留了一秒，全身就僵住了。你想体会“目瞪口呆”吗？那我现在的样子就解释得再清楚不过了。而你紧接着也会明白什么是“怒发冲冠”。估计这会儿我头上要是顶帽子，那绝对对我的怒气顶到河外星系去了。

我画面上那些漂亮的紫灰色全被改成了肮脏的暖灰。天空、



山峦、房屋的投影无一幸免！

紫灰色是这幅风景画必不可少的点睛之笔，若没有，整幅画就毫无灵魂可言。色彩运用的灵感来源于每个特殊的瞬间，离开那个瞬间灵感就不能复现，退一步来说，就算我能找到比当时更好的感觉，可水粉毕竟是以水为媒介的颜料，干了以后会泛出底色，还是无法再现原来的那种美。现在我已经没有回天之术，只能重画。

我心里好痛，伸手抚摸那面目全非的画面，颜料还是湿着的，粘了满手，显然是刚刚改的。再把水桶中的画笔提起来一看，有一支4号笔上竟然残留着那让我恨之入骨的暖灰色。是谁干的，一目了然！

好，好！蒲小婉算你厉害！我知道你喜欢邰琨，明白你恨我恨得牙痒。你小打小闹的搞我，我就当自己踩了马葫芦，点儿背，不跟你计较。但你这回可他妈的玩过了！

怒火从我的心里往头上涌，头发热得发烫，牙齿咬得“咔嚓、咔嚓响。我想冲过去掐断蒲小婉的脖子。弄坏我的画比弄伤我的脸还让我痛恨，现在把她千刀万剐了都不解气。这要是别人弄的，以我的脾气要么骂翻他的脑壳，要么出手就对准她的太阳穴来一拳，让她眼冒金星。不过是蒲小婉，我就不会那么冲动。让她知道我生气岂不是便宜了她？哼，我要不动声色地慢慢折磨她，你不仁，我不义，礼尚往来嘛。玩赏一下她那惊恐无措的眼神，岂不是智高一筹。哈哈！我在心里放声大笑。第一次发现自己这样恶毒，但我也没有办法，武则天当年也不想杀亲生女儿，不都是逼的吗。

我做了个深呼吸平静一下心情，抬起手“哗啦”一声抓掉画板上的画。我瞟见蒲小婉在抖，大概她做梦也没想到，我在门玻璃上的一瞥眼，会逮她个准儿。

我把画在手里团了团，走到蒲小婉身边大叹，哎，没画好啊！

再一个空心投篮扔进了垃圾桶。我一转身，猛地搂住蒲小婉的窄肩，故做惊讶地叹道，哎呀，小婉妹妹画的可真好！比我画的好多了，今年中央美院一定没问题了。她吓得一哆嗦，手中的笔也“啪”地掉在地上。她抬起头那一刹，我给了她一个足够让她从内到外地冻天寒的眼神，然后我笑嘻嘻地走开了。余光中我看见她额上出了一排冷汗。呵，呵，心里真是痛快，又贴了张纸重新画我的大作。

我平静的坐下来，起稿，铺色，都是那么轻车熟路。这一刻我心如止水，仿佛身边的一切烦恼都消失了。

只有在全身心投入绘画的时候才能有这异乎寻常的心灵上的安宁，尽管考取中央美院要走过一条漫漫长路，但是艺术所陶冶的心灵，安享于静美。

## 2. 掩饰内心的伤感

堵了，厕所又堵了。画室的老师为什么不能把这人人解急的地方彻底修好？三天两早晨就堵一把，搞得我们总要跑到二楼抢人家中学生的厕所（我们画室在朝阳区一所中学的一楼）。还有，我没事喝那么多水干吗？没完没了的跑厕所。都怪乔伊说多喝水美容，我左一杯右一杯地喝，可还觉得脸上涩得起皮屑，北京的干燥天气真是邪门了。

我在厕所里开闸放水似的解了内急之后，一身轻快地下楼，但只走完一层楼梯，忽然听见走廊里好像有人在唱歌，贼声贼气的。我心里一阵发毛，这大白天的不是撞上啥邪事了吧？过去读过的那些校园鬼怪故事一下子全在我脑子蹦了出来，吓得我不敢迈步了。壮壮胆，我又下了几阶楼梯。哦，这回听清楚了，原来不是唱歌是有人在哭，我说怎么那么恐怖，





走廊里的音效就是特别。

你说，你说我哪不如她啊？不就是没她长的高，没有她经验丰富会耍男人吗？……这哭骂声可称得上撕心裂肺了，听起来有点熟悉。不对，是很熟悉。到底是哪个姐妹啊？这么泼。

你住口。我一直不忍说什么，你也……你也别太过分了。我还没走过去就听见邝琨的声音。这个化成灰我也不会听错的。那刚才耍泼的一定是蒲小婉，而她口中骂的就一定是我了。

心口一阵绞痛，我扶住楼梯一侧冰冷的墙。原来在她眼里我是这么一个不堪的女生，我和邝琨美好的感情在她看来是那么污秽。哎，对于这个世界上的很多事，我还是天真有余估量不足呀。

我过分？是啊，我好过分啊！你看她表面一副斯斯文文的样子，其实心比碳还黑，血比蛇还毒。你每天跟她住在一起你不怕吗？你不怕她夜里割了你的喉咙吗？她的眼神那么冰冷，明明就是杀人眨眼的恶魔。她是白骨精你就是上了当的唐僧，你明不明白啊？蒲小婉依旧呼天抢地，滔滔不绝。

？我微微惊诧。我是白骨精？呵呵，太抬举我了，不敢当，不敢当呀。我苦笑着摇摇头，还未等邝琨说什么，我就迈着方步走下楼梯出现在他们面前。

哈，哈，哈！我又一次看见了蒲小婉那种恨不得立刻自我了断的神色。痛快，太痛快了，比撒哈拉下场暴雨还痛快。真不知道是她家祖坟没埋对地方还是我家祖坟埋的太高，要不就是我八字克她。怎么每次她对不起我都被我撞见。这到底算我点高还是算我点背！

邝琨脸上写满了惊异。他不会以为我算准了跑这来蹲坑吧。不过我的确是来蹲坑上厕所的，呵，呵。我像什么也没听到一样对邝琨说，哟，和你小婉妹妹谈心呢。

你怎么在这？邝琨结结巴巴地问。哎，喝水喝多了呗。这画

室的破厕所又坏了，害的我又得爬二楼。

就一层楼你也抱怨，懒得可没救了！他故作微笑，表情却像是神经麻痹般不自然。

我微笑着对蒲小婉说，唉呦呦，这小婉妹妹怎么梨花带雨的？琨，你可别欺负人家啊。妹妹啊，他要欺负你，你就告诉我。我给你做主，帮你揍他。我一边对蒲小婉说话一边朝邝琨挥挥拳头。

蒲小婉咬着嘴唇看着墙角不说话。我故作从容地说，我先回去画画了，你们慢慢聊啊。我朝邝琨挥挥手，他脸上有点无奈。

转过身，我心里泛起一阵酸楚，脚步也像踩着棉花一样不踏实。回到画室，两眼直直地看着自己的画面，每一笔颜色都好像飞了起来，让我头晕目眩。

绘画是对心境要求很高的一种创作，尽管我现在仍然是在画习作，但是“冷面杀手”老师多次讲过，如果不以创作的心态去画每一幅画，只像一个匠人那样描摹实物，将会永远被挡在中央美院的门外。每一位学生都要以画家的眼光来看待绘画。也只有把自己的感觉译成特有的视觉语言时，自然中的物质才具有新意，画作才能成为真正的作品。也只有这样，自己的劳动才是有意义的。

我被蒲小婉恶语中伤的心，已经完全失去了对美妙之境的感受与遐想，这种状态实在太糟糕了。

我起身走出画室，走出了教学楼。

操场上有学生在上体育课，整齐地排成一排又一排做广播体操。他们自己喊着“一、二、三、四”的拍子，稚嫩的声音是那么的悦耳动人，穿越了我的身体和心灵，我的眼前出现了瞬间的恍惚。定定神，抬头望天。天空好蓝好蓝，像一大块纯净的没有丝毫杂质的蓝色宝石，冰凉，坚硬，又有一点忧伤。这样的天空以前只有在家乡的小城市才见过，像北京这么繁华的大都市好难





得。突然想打电话给妈妈，告诉她其实北京的天也挺蓝的，阳光也特别好，要不我怎么都被晃出眼泪了呢？还流了这么多。北京的环保真是越来越好了。

哦耶！放学了。这个剧情跌宕起伏的上午，终于结束。

凭什么你邝琨赶不走的苍蝇似的就要来叮我啊？把我辛辛苦苦画的大作毁了不说，还在背后恶语中伤我，我这是受的哪几份闲气？我边往回走边在心里说，邝琨，你曾经多次重复老师说过的话，“心不宁，则画乱；神不定，则笔拙。”向中央美院这个最高目标攀登，容不得我们内心纷乱如麻。可你还给我惹出这么多事非，难道你就不明白，在这一寸光阴一寸金的时候，面对她的中伤我是饮泪装欢，心里十分痛苦吗。你要是不好好赔个不是，我就不理你了！

你怎么不等我呢？撒丫子先跑回来也不告诉我，你手机打不通，我急死了。邝琨进门，不先赔不是，倒是怪起我来。我瞥了他一眼，不理他，拿着电视遥控器咔嚓咔嚓换频道。他更不高兴了，说，你这是什么态度啊？

哼，我什么态度，我就这态度，邝琨你好好想想吧。我心里嘀咕。

我要帮小婉搬家不吃午饭了。他扔下句话转身就出门了。嘿——你个大烂人邝琨，还帮她搬家，你住到她家去算了。我再也不理你了！！

### 3. 让她记下这个教训

要不怎么说这人要是不顺，喘气儿都噎挺呢？我下午画到兴头上，白颜料竟然用完了。这画水粉没有白颜料，跟做菜没有盐

似的，好味儿难调啊。虽然刚刚下了狠心不理邝琨，可那都是气话，这开口求人借颜料的事我不找他找谁啊。这会儿已经和在中学里不同，跟谁开口都是人情。

我折下面子蹭到隔壁，看到邝琨的东西放在墙边，人却不知所踪。邝琨上午画画的地方坐的是装丫挺的蒲小婉，我一愣，搞不清到底这其中是什么情况。蒲小婉看见我，拧着身子走过来，嘲讽似的问，呦，你来找邝琨吗？怎么你不知道他下午去造型班画速写了？他没告诉你吗？也难怪，他中午那么忙，哪顾得上啊。

我强忍下心中的怒火，也微笑着对她说，我怎么会不知道呢？他用的还是我的速写夹呢。我只不过是来拿颜料的。我打开邝琨的工具箱，拿了颜料转身就走，心里暗暗地说，蒲小婉，你最好别落在我手上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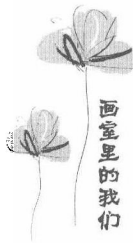
傍晚，我带着挥毫泼色的疲惫走出画室，已经退去热力的太阳漫不经心地喷洒在走廊的墙壁上。我看见站在窗前的蒲小婉眼露寒光，摆出一副打架的“Pose”。有情况？我用眼神示意身边的乔伊，她立刻站住了，在墙角蹲下身子。我旁若无人的向门口走去，经过蒲小婉面前时，她冲我大声喊道：你给我站住！

我不卑不亢的站住了，我倒要看看她到底有多大的能耐。

你不要脸！琨哥现在他不想理睬你，你还黏着不放。恶心！呸！天下就没见过你这么下贱的女人……蒲小婉终于由暗争改为明抢了。她像发威的母狮子，声嘶力竭地把她能想到的脏言恶语全都砸向我。

蒲小婉骂得如喷火机关枪，我以静制动，就是不做声。

只身来到北京，提高画技是我不能动摇、不可改变的崇高目的，我不想在画室和她这个妒火中烧的小孩子打架。我无奈地扭



过头，阳光的密度突然大了起来，走廊里的灰尘被她的吼声震荡得四处飞舞。

怎么不出声啊，理亏了是不？她有点喘。也难怪，一连气的喊叫，够累人的，我都想递杯水“饮”她一下。

你倒是说话啊？她嘴上不依不饶，眼里撒出几许得意的神色。

我理亏？笑话。如果是我理亏，就不是你没台阶下了。此时跟她理论什么都是浪费口水，我只想快点离开。对不起……我有点饿了，回去做饭了。你琨哥也要吃晚饭。还有，我和琨的事可以自己解决。不劳驾您大小姐费心了。我转回身，去拉蹲在墙角看“戏”的乔伊。

……蒲小婉愣了一会儿。等等。平静的语气中带着恶毒。

我刚一回头，从左侧飞出“啪”的一声脆响。顿时左脸一片麻木，嘴里泛起一股血腥。她下手可够狠的啊！现在手里要有把刀，八成就能把我捅成蜂窝煤。一瞬间，被她毁掉的画和她那些恶言恶语都在撕扯着我的心，让我失去了控制。

我一把抓住蒲小婉的头发，另一只手掐住她的脖子，像抓鸡一样把她吊了起来，再稍一用力就把她的头抵在了坚硬的墙上。我动作飞快，她还没来得及挣扎已丝毫不能动弹。我把脸凑近，看见她那双大眼睛因为惊恐睁大，再睁大，直到像铜铃一般。这一刻，我忽然冷静了，从牙缝里挤出一句话，我知道你在想什么，不要逼我跟你动手！

我轻蔑地抛出一丝冷笑，放开了她。

我拾起地上被她打掉的眼镜，拉着乔伊往外走。余光中我看见蒲小婉坐在地上捂住喉咙喘气。呵，没见过世面的小孩儿，我还能要了你的命不成？不过你自不量力在先，希望能好好记下这个教训。我猜，她这几天都要系丝巾来画画了。

哎呀！我的眼镜啊！还好，是树脂的镜片才没碎。你看，这

里掉了一小块，好几百块钱配的呢！心疼死了。

我的好姐姐，你先别管眼镜了。你知不知道你的脸肿得像猪头一样了！你真是沉得住气啊，换我早打爆她的头了，也不知道你在想些什么！她那种贱货，就是欠收拾。我拳头都捏响了，恨不得上去补两脚！可我也没见过她这么傻的，竟然找你吵架。她也不打听一下你是谁，你可是我乔伊的姐姐，坐看风起浪涌的时候她还不知道在哪玩丢手绢儿呢。乔伊一边往我左脸上吹气一边说的两眼喷火，搞的我像江湖上的女杀手似的。

不过你喝她时的眼神可帅呆了！你平时那么温和，和刚才就像两个人，也够吓死一大筐人了。

这就叫“敌不犯我，我不犯人，敌若犯我，我必犯人。”我向乔伊重复了这句伟人的名言。她说，对。这才是真正的大姐大。

#### 4. 由眼泪“收汁”

二位神仙美女回来啦。

呵，开门的是一脸微笑的文斌。

昨天约了文斌和乔伊来杀饯，乔伊要不是陪我“应战”了，他们肯定是手拉手来的。文斌现在是乔大美女的护花儿，有乔伊的地方没有他才叫一新鲜呢！

我撩起眼皮看了看邺琨，他盯着我的目光有点惊愕。我没开口，但是，凭他的聪明应该想象得到，我和蒲小婉之间发生了什么。什么的……什么。

文斌凑过来左看又瞧的，皱着眉头问，哎？姐，你的脸是怎么了？一天不见就变得一边大一边小了？文斌看一眼邺琨，恍然大悟似的说，好啊！你老实交代是不是你干的？你敢打我姐，小

